

千年白族村的坚守

■应霁民

不止一次地从文字、图片和视频中读到看到北孔——山东曲阜和南孔——浙江衢州那气势恢宏的祭孔大典,当公元2014年9月21日,农历8月28日孔子诞辰2565年的那一天,我莽莽撞撞地来到彩云之南的大理、徒步大理之西的云龙,走入沿山民居鳞次栉比的千年白族村诺邓时,被眼前一场原汁原味、古风焕然、由村民自发组织的祭孔庆典惊呆了,没有豪华的仪仗,没有喧天的鼓乐,也没有精美的服饰,更没有庞大的场面,有的只是村民发自肺腑的恭肃……

这是一座美丽的山村,对于远隔千里、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人间天堂杭州的我而言,更是一片神奇的乡野,澜沧江上游的支流牂江穿城而过,留下了无数关于廊桥、古道、马迹和行走天涯的传奇,在我心中,诺邓就是传奇的起点。“叠岸分传径,重楼满集阿”、“双桥镇小狭,水细未成河”,还有“崇山环抱,诺水当前,箐篁密植,烟火百家,皆依山构舍,高低起伏”——沐浴在这些优美文字练就的意境里,我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追寻现实和历史的角落,那口至今尚存的千年盐井深不见底,仿佛默默地在向游人述说着它的光荣与梦想,不知从哪年开始,络绎不绝的村民从这里提取一桶桶卤水,熬制成晶莹剔透的井盐,肩扛马驮,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腾冲;西接六库片马;北连“茶马古道”通兰坪、丽江、西藏。换回茶叶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道道马蹄,一串串汗水,就这样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地印在了这条蜿蜒曲折的古道上,承袭了成书于公元863年《蛮书》中这样的一句话:“剑川有细诺邓井”,从此“诺邓”这个村名就与盐井相伴相守,不离不弃,历经唐、宋、元、明、清,一直流淌到了今天。

沉湎于记忆的灵光,我逸巡在北向山坡,盘桓于风格各异的民居,穿行于“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五滴水四合院”、“一颗印四合院”那至今古朴厚重的院落,想象着它们曾经的主人是怎样地在这局促狭隘的山谷坡地,巧构前后人家族院交接、台梯相连的安居之所。走在清一色石板铺就,三步一阶、五步一台的村巷村道,谁也数不清总共有多少级台阶,想象着每月“赶”四次,逢初一、十五“赶大街”,初八、二十三为“赶小街”的村中集市,那些山野风物,那些地方特产,还有井盐、火腿是怎样地罗列在一起,飘散出诱人的芳香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擦肩而过的村民不都是这样回头说吗?诺邓盐是钾盐,质地好,牲畜吃了不易得疫病。一丝自豪的微笑,一句朴实的心声,使得八方乡邻、远近商贾,辐辏于此,交易红火,一个小小的诺邓村历史上一度竟是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怪不得,明初政府在这里设有五井盐课司,“专理盐课”,到明朝中后期,该司上缴中央政府的盐课银每年已达38000多两。

山道弯弯,人流熙攘。在我眼里,山腰上的“士大夫第”石坊和大青树上的黄桂故居映衬的不仅仅是

府第的大小和宗族的兴旺,更是对文化和教育的崇尚和坚守,据说,当然史书上也这么记载,诺邓村明、清两朝文风蔚然,人才辈出。诺邓村的科举,在整个云龙县中最多兴盛,尤其在清代,云龙县三名“进士”中诺邓就占有二人,举人、贡生和秀才则不胜枚举,目前仅从几户诺邓人家族谱上查实的贡生就有60余人,秀才多达500余人。清代康乾年间,诺邓村举人黄桂是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被誉为“滇中一儒杰”,云南最早的诗歌总集《滇南诗略》就收录有好几首他的诗词。当然让我高山仰止的是山顶上始建于清初,四柱三楹、飞檐斗拱的棂星门,站在这座滇西地区现存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木牌坊前,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诺邓村民的敬意,诺邓不是州府,却不是县衙所在,一个小小的山村却建有文彩焕然的孔庙,这或许在古代礼制中是个例外,但我更愿相信这是诺邓村民耕读传家意识的深层反映。恭立在精致庄严、古朴典雅的诺邓文庙前,大成殿上端坐的“布衣孔子”丝毫没有通衢大邑中孔庙造像的帝王气,倒更像一位师长,和蔼可亲,我不由自主地迎上前去……

锣声三响之后,73岁的白族老人杨义民司仪一句“祭典开始”的吆喝把我唤回到了眼前的场景,祭典开始了,钹、锣、鼓、二胡、笛子……由村民自发组成的乐队奏响了和谐的音乐,36个小学生身着红色的古代学生服装,左手拿着笛子,右手拿着羽乐左右前后穿梭起

舞,五位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衫马褂的主祭和陪祭老人向殿上的孔子像叩拜行礼,我不时按动快门,将此情此景一一收入镜头之中。耳边响起的《咸和之曲》“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祀典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容”让我融身期间,紧随着主祭老人走上大成殿,为孔老夫子斟上甘醴。供案前,摆满了牛、羊、猪、鸡、鸭、鱼肉和各式精美的糕点果品,这是诺邓村民用最古老和最高规格的三牲“太牢”大礼来祭祀这位至圣先师,我仿佛在这古老的祭祀中穿越了,行走在清神入殿、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撤礼等一个个节点,守护在整整60分钟的时光隧道之中。

我追逐在杨义民老人身边,这位家境贫寒的老人上世纪50年代在大理城念完初中的经历本身就是诺邓村教育的缩影,如今他的子孙孙女一个上了高中,一个在念初中。老人告诉我,诺邓村从明朝开始不知多少代、多少辈传下来的祭孔大典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要尊师重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然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断了50多年,但我们心里惦记着呢,一直不敢忘记。多么真挚的愿望,多么朴实的语言,我依依不舍地作别了老人,蓦然回首,两位上山时与我同行的初中女生仍在孔子像前默默地凝视,微风吹过,我从她们清纯的目光中似乎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憧憬,看到了千年白族村的坚守和希望。

文化散鉴

情系故里

■王东海

在浙西山区的边缘,有一片安逸的水域,因湖中有数千岛屿而得名千岛湖。三十年前,名不见经传的世外之地,一山水之多;绿水青山白雾缭绕,即便无船摆渡,观山阅水,拈花叠梦也不失祥和。

出站、问路。如今,千岛湖的美和静已是天下皆知,而我却不识得回家的路。湖面上,白帆摇曳皮艇追逐,还有散客泛舟,我大声疾问:“可见水下楼兰,我的衣胞之地”。

千岛湖小镇始于1960年,寸寸泥路,称之“排岭”,是出门见山抬脚爬坡的意思。街道是一处洼地,通往街道的百米石阶是这个镇上凸起的标志,石阶的石条源于水下古城,欣慰五十多年过去,还是原来的模样。

我不止一次地坐在石阶的护墙上,体味着儿时,淌着哈喇,吮着冰棍往回走的感觉,喜欢这种感觉。前些年回家母亲还说起,那些年让我买菜总是比别人贵些。我说:记不起来了。其实舌尖上冰冰的甜甜的冰糖的味道,一直没有淡去。

曾有设想,叶落归根或去乡下教书几年,却又担心会老得太快来不及回来,给亲友添麻烦。试想,如果真的回不来了,就埋在山里,但又顾虑天堂开销太大,若干年后没人给我烧香点烛,如何是好。

石阶的底端,过去总有菜农在那儿摆摊,边上是在买肉的地方。现在肉店早已搬了,但那是老街的入口,依然占据买卖的“地理”。几个做黑芝麻加工的女子引起我的注意,她们一边春着芝麻一边聊着——神舟飞船:“上去算个啥,稳当地回到地面,那才算成功。”回头她发现我直愣愣地看着她,闹的一脸通红,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女子真没说错,能稳当地回到地面才算成功,这是多大的智慧啊!我离岛的模样早已面目全非,如今还能回乡看看,也算上辈子积德。那天早晨坐着小船离去,以为可以衣锦还乡,不曾想一路走来,五

味陈杂。若有船渡我,肯定不再重来。

外来游客很少光顾小镇的腹地,而我漫步街头已经没人认得,我原本土生土长。我生性顽劣,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小时候,一个人有胆量独自走进深山老林采摘野果,那山道,根本没有路;那林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街道的十字路口,路面还是那么窄,向东向西都有码头。我选择向东,东边的水域比西边更宽,然而,当我来到码头的时候,不由有些失望,湖面上竟然看不到一个人。我试着下水,离岸十米已非当年,好在心里还记得“回头是岸”。离开太久了,湖泊已不识归来的故人。站在浅滩,我伏下身去,清澈的湖水里印显出一张刻着皱纹的老脸,当我掬水而饮,水从指缝间哗、哗流走时,才恍然记得“时间太瘦,指缝太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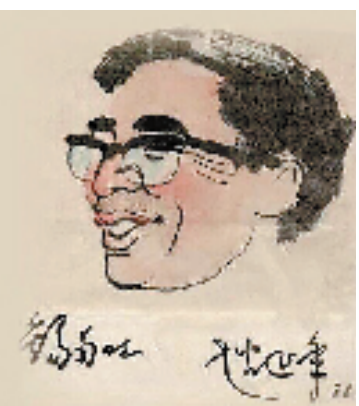
从“栗树弯”上山,经过“大樟树”一直可以走到“野猪林”。这儿原是一条上山砍柴的小路,如今已是一条休闲的森林长廊。樟树下那片突兀的坡地原是学校的菜园,当我停下脚步,真的不知道该想起谁?地已荒芜,人在苟且。那会儿这个时间,一定会有三两结伴的孩子,担着柴从我身边走过。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场景不复存在。山里人家只剩下了山水的符号,她的魂魄连个标点也没有留下。

我不以为我寻觅的那个年代有多么的好,只是那个年代里裹藏着我的童岁少年。我甚至记不起来,小时候是怎样地顽劣;记不起来,暗恋过的小女生叫什么来着;记不起来,离开山里的那一刻,有否留恋过这片土壤。依稀往事已是雾里看花,但清楚,我只是一个在外玩腻的孩子,只想回家。既是故里已见陌生,也无碍我的眷恋!一方沃土足以温暖余生,因为我,原本就是她怀里的一颗种子。

忆先生赵延年

■赵锡南



2014年10月23日下午,我最尊敬的老师,著名艺术家、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赵延年老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

难忘恩师。在老师生病期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我几次去省人民医院,探望过他。每当我走进他住的病房里,他就高兴地握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着我说:“锡南,我们师生之间,能保持五十多年的友谊,是真不容易呵!谢谢您经常来看望我。看来,我因年近多病,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我听了也很难过,但是我也总鼓励老师,“您坚强点,一定能战胜病魔的,会好起来的……”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想不到老师走的那么快!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望他一路走好!

回顾往事,历历在目,想起来使人感到情意的珍贵。历史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读油画系,赵老师已是很有名望的教授,在版画系任教,虽然我与他不是一个画系,但是,我们那时候就相熟了,我经常到版画系老师办公室跟他交谈,成了不同系的师生友谊。

转眼一瞬间,我也是快到耄耋之年的白发老人了,但是,几十年的师生之情一直保持着,没有间断过,就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们还冲破种种阻力,取得联系。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几件事:每年快到元旦的时辰,我都会收到赵老师手绘自制的优美贺卡,心情由衷地激动。我的高龄老师还每年这样热情,真诚绘制贺卡特地给学生带来祝愿和珍品,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今年春节,他还带病画了马年的贺卡寄给我(这也是最后一张贺卡了!)算起来,我收到老师送给我的贺卡共36张,也就是整整三十六个春秋。老师对学生的友谊情感如此之真切,是非常难得的,赵延年老

师身

视觉颂



好水润群芳(纸本彩墨)傅通先

以咫尺绢素写群芳争艳并非易事,一来布局不合理容易满;二来主旨不突出容易平;三来色彩不分明容易乱。古往今来,大多以雅集和笔会的形式,三、五画家合力写就,虽然每人的情性、学养和风格不尽相同,反倒成就了花木扶疏、偃仰顾盼、各领风骚和一枝独秀的韵味。傅通先先生以一己之力,写兰、写水仙、写牡丹、写杜鹃、写紫藤,方寸之间,繁简自如。传移摹写,曲尽其态。勾勒点染、敷色晕染、水墨穿插,生机盎然。尤其是经营位置思虑独运,充分运用天头紫藤曼妙裕如的勾连特性,将地脚花木、岩石有机地提携在一起,环状的佳构既丰满又立体,既廓朗又缜密,既醒目又浑然无间,而画幅右侧的留白和翠羽红喙深得虚实、动静和墨色对比之旨,呈现出一派风和景明的自然风情。傅通先先生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亲身参与创办了《美术报》,先后兼任总编辑、社长,人文素养深厚,笔者有幸在先生麾下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受益良多,今睹佳作,满目芬芳。

(应霁民)

踏歌行

秋思两首

■高峰秀

秋夜(一)

岁月迟缓
我牵着它的手
从未稍离
青瓷的盘盏
刻上浅浅的裂痕
光泽新鲜如初
旧书质感
常有作者酣畅淋漓的
心事汨汨满溢
夜深时分
窗户向天宇倾斜
无数星辰朝我奔涌
静下来
放弃虚妄的找寻
深厚而温情的知己
从未稍离

秋思(二)

我用笔
在纸上抠了一个小窟窿
埋下一些笔画
祈祷能长出
几个可爱的词语
我每天的祈祷
渐渐堆积起来
在一叠纸上
豁开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口子
我再将词语也种下去
如果能长成一堆句子
字句能继续堆积
我种出了诗句
诗句为我劈开了空间
抬头
可以望见寒星

老家(外一首)

■朱勇勇

说好的

桃花开时,我回来
那些日子
你用尽一年的积蓄
盛开了满树的桃花宴
千万游客中
你却等不到挂念的身影
失望,把满树桃花
化作雨后的一道彩虹
遥望你
送我出走的山门
当你把桃花等到桃子的时候
我怕再错过,就错一辈子
站在你身边
你用果实给我奉上灿烂的
笑脸

透过甜蜜

看到你满身斑驳的躯干
撑起了一树的硕果
我知道,我迟了
你的盛开
你的凋零
都在延续最后的生命
等待,一个游子的归来

老家的天井

老家的天井
石子铺地,不大
是院内四五户人家的一方天地
那些年,夏日的天井
大伙端着饭碗
青石板、小竹椅、树墩上
坐着、站着、蹲着
姿势并没影响吃饭的心情
粗茶淡饭,不紧不慢
就是一个傍晚
当星星如小油灯挂在夜空
男人光着膀子,女人穿着汗衫
还有那屁股的小孩
听着后山夏蝉和天井上蚊子的
合唱

合唱

闻着彼此间的汗味
摇着蒲扇,聊着聊着
天就发亮了
昨夜,又梦回老家
天井边的那口水井
井沿上已长出厚厚的厚厚的
青苔